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五

禮二十五嘉十

皇太后皇后車輅

皇太子皇子車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主妃命婦等車

周禮王后之五輅

重翟錫面朱總

重翟翟雉羽兩重

也厭翟勒面績總

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近厭其本也

績總以書縉為之

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重翟翟雉羽兩重也厭翟勒面績總也

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近厭其本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後周 隋 漢 後漢 晉 北齊 齊 後魏 北齊 車輅 周 漢 後漢 晉 北齊 齊 後魏 北齊

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重翟翟雉羽兩重也

也厭翟勒面績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近厭其本也

也

也

也

也

車組鞞有斐羽蓋鞞車不言飾明無翟總之飾后居宮從容所乘但漦而已為輕輪人

鞞之以行有斐所以御風漢皇后駕輅青羽蓋駕四

馬旂九旒後漢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

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絡帷裳其非法駕則乘紫刻

鞞車雲橫文畫鞞黃金塗五末轅一轂二箱二共五也蓋施金

花駕三馬左右非應劭漢官儀明帝永平七年光烈

帝并輿車駕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

車此因前漢舊制也晉制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

加青絡青帷裳雲橫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瓜施金華

駕三馬左右駢其廟見小駕則乘紫刻鞞車飾及駕

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輿皇后畫車先翟翟

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駟馬

駟淺黑色驪音貴油畫兩轅安車

金馬山嶺紫絳刻車皆加二

翟先翟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吉東安

因重翟車加金塗以具白地人

口牙的帖金塗面釘漆畫輪鐵

叩子轄軛皆施金塗螭首及龍

等諸飾軛衡上施公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已首蓋以

金塗瓜文奇花二八青油挾碧絹黃紋蓋漆布於

紫顏黃紋紫紋隨隨碧苞徒昆外上施絳紫絲絡瑁

旂九旒祭戟後魏煬帝中有司蘇紹議皇后之輅甘

從祀則御金根車親耕則御雲母車歸寧則御紫

車遊行御安車吊問紉刻車並駕四馬北齊因

後周主后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

享先王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祭陰社三曰翟輅以

採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五曰雕輅以歸

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六輅皆錫面朱飾金刻

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

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則供之輅

百續總隋書皇初李德林奏用後魏熙平蘇紹

后之輅後者令制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

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質金飾末朱裏通憶繡紫帷

絡網繡紫絲帶八鑿在衡鏤錫鑿纓十二就

鉞插翟尾朱總駕蒼龍受用從郊祀享朝

翟赤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飾以翟羽紫油

幢朱裏通憶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餘如重翟駕

赤駟親桑供之翟車黃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革

側飾以翟羽黃油幢黃裏通憶白紅錦帷朱絲網絡

白紅絡帶餘如重翟駕黃駟歸寧則供之諸鑿纓之

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飾紫通憶朱裏駕四馬臨

幸及吊則供之輦金飾同於蓬輦通憶斑駟駕四馬

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三十六乘大唐因隋制重翟

厭翟翟車安車其飾不易又制四望車紫油朱質通

畫絡帶拜陵臨吊則供之又制金根車朱質紫油通

憶油畫絡帶朱絲絡網常行則供之

皇太子皇子車輅周漢魏晉東晉

北齊 隋 唐

周制市車氏掌王五輅金輅建大旂以封同姓周姓

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若魯衛之屬漢皇太子皆安車朱輪班飛軹青

蓋金花倚虎伏鹿樞文畫輪吉陽簫文金塗五未旂

九旂降龍皇太子為王賜以乘之皇孫綠車以從皆

左右駢三馬名皇孫車魏因之文帝問東平王有駱為是

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

與天子同乘金輅非特賜晉因魏安車而駕三馬非

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絕絡兩箱

裏飾黃金漆塗五未其副車二乘形制如所乘但不

畫輪耳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駢東晉

安帝時乘後山安車制如金輅宋因之皇子為王亦

錫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綠車亦因舊法齊皇太子

乘象輅校飾如御旂旗九旂降龍梁因齊象輅制鸞

輅駕三左右駢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軹九旂降龍青

蓋華輅文輅文金塗五未以畫輪車為副常乘畫輪

則衣書車為副其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繩絡

兩箱裏飾以金錦陳因梁制後魏乘金輅朱蓋赤質

馬四馬北齊因之隋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未重

較箱畫樞文鳥獸黃伏鹿軹龍輅金鳳一在軹前設

幃鹿朱蓋黃裏畫朱牙左建旂九旂右載闡戟旂首

金龍頭銜結綴及鈴綾駕赤騮駟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鏤方鉉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輅車金飾諸末紫通幟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享宮官出入行道則乘之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幢通幟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大唐因隋制

公侯大夫等車輅

梁後魏北齊後漢宋齊

周制巾車掌王五輅象駱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

木輅以封藩國與姓王甥舅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藩國謂九州之外夷

服鎮服也又曰服車五乘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乘夏篆謂五色畫轂約

也卿乘夏纁夏纁亦五采畫無象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但以漆革鞞而已

士乘棧車不革鞞而漆也庶人乘役車箱方可載任漢景帝

中元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輻得銅五末軛有吉

陽甯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

上皂繒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四維杠木賈人不

得乘馬車除吏赤蓋杠其餘皆青古今注曰武帝天

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兜右鹿小國特熊居前麋皆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駟赤

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

伍伯璣弩十二人辟居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

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

赤帷裳從騎四十人此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所乘

諸侯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公卿二千石郊廟明  
 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飾如  
 金根車加施組連辟交結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綵  
 折羽旒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櫛文畫幡長輿車等駕  
 布施馬布施馬音純白駱馬也公卿以下至縣三百  
 石五吏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從縣令以上  
 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乘牛  
 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所乘後漢制公侯乘安車朱  
 班輪飛軛倚鹿較伏熊軾皂繒蓋黑幡右駢旂九旒  
 鏤錫义旄朱鑣縱末鹿文絳扇汗青翅鸞尾卿以下  
 有駢者緹扇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幡千石六百

石朱左轡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以賜王公皂  
 輪車駕牛形如犢車皂漆輪轂上加青油幘朱絲繩  
 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  
 夾望車油幘車駕牛如犢車皂輪但不漆轂王公大  
 臣有勲德特給之通幘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幘通  
 覆車上諸王三公并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  
 小車三望如四望油幘給車如三望而減三公加禮  
 者乘次三望平乘車竹簾子望指軸為輪通幘其後形龍犀金  
頭後稍杏伏神承塗庶人亦然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  
 較飾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  
 及令史皆皂零特進以下諸將軍非特鄴都督者給

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大車立乘駕四  
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居駕二右  
駢皆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繒旗旂公八侯七卿  
五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輪同駕五  
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輪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  
車駕三旗七旂封侯之元子五旂大使車立乘駕四  
赤帷裳騶騎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  
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轂赤屏白蓋  
赤帷裳追捕執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斑輪赤衡  
輓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幔如輅車駕二以迅速為名  
戎車之間是為傳乘輅車右將軍所乘傳也按漢輅  
輅者而

賤輅車魏晉輅車而賤輅輅輅三品將軍以上尚書  
令輅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耳並皂輪也宋  
因晉有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  
依漢舊制駕二馬旂旗旂王公八侯七卿五皆降龍  
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駕出皆大車立乘駕  
四他出去位致仕皆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  
幡銅五末駕二右駢三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  
駕三旂旗七旂侯世子五旂齊制黃屋車建碧旂九  
旂九旂鑿輅也蓋以黃絳  
為裏金塗校具絳絲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  
朱幡班輪駕一左右駢通憶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  
皂蓋安車朱幡漆班輪駕一通憶牛車為副三公禮  
行所乘安車黑耳皂蓋為車朱幡駕一牛車為副國



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  
軍五校從郊陵所乘餘同晉法梁制二千石四品以  
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網  
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給鹿轡軺  
施耳後戶皂網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  
監秘書監給鳳轡軺後戶皂網領護國子祭酒太子  
詹事尚書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軺無後戶漆輪車驃  
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軺以金銀飾御史  
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傘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皆特  
加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  
未絲絡通憶王公加禮者以白絨絡車駕

名曰高車駕三姓三公及子尚書令僕以下列卿  
以上並給軺車加一馬通憶車駕一牛北  
齊因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紫傘皇宗及  
三品以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  
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乘油朱絡網車車  
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三品乘卷通憶車車牛金飾  
七品以上乘編憶車車牛飾以銅後周諸公之輅九  
方輅各象方碧輅金輅皆錫鑿纓九就金鉤象輅犀  
輅貝輅革輅篆輅木輅皆疏鞞纓九就皆以朱白蒼  
三綵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

七無金塗諸子自方輅而下六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輅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纓黑車較車自篆以下金塗諸末錫鑿纓金鈎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鞶纓皆九祀二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二祀車黑車較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隋制公及一品象輅黃質象飾諸末建旗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

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木輅漆飾建旒畫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輅以下旂及就數各依爵品犢車則魏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幘朱裏五品以上紺幘碧裏皆銅裝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幘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幘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幘車其後嫌其美停不行用以皂幘代之三品以上通幘車則青壁一品輅車油幘朱網唯車輅一等聽勅始得乘之大唐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輅車象輅

朱班輪八鑿在衡左建旂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闕戟革輅以革飾左建壇通檠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輅車曲壁青通檠諸輅質蓋旂壇皆朱一品九旂二品八旂三品七旂四品六旂有其鞶纓就數皆准此

主妃命婦等車

漢晉宋齊梁北齊後周隋大

漢制長公主乘赤罽輅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輅車大貴人加節畫輅皆右駢公列侯夫人會朝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絡帷裳皆同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輅銅五采晉宋制三夫人油輅車駕兩馬左駢其貴人加節畫輅三夫人

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二皆以紫絳罽輅車九嬪世婦乘駢駕三長公主赤罽輅車駕兩馬公主太妃皆油輅車駕兩馬右駢全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罽輅車駕三為副王太妃三夫人赤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車駕諸郡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令鄉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絡安車儷駕郡縣公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皂交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王妃特進夫人封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輅車駕兩

馬右駢未制公主安車以紫絳麩軒車為副駕三九  
 嬪出駕軒車駕王妃特進夫人封君皂交絡安車  
 駕二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軒駕二右駢公列侯  
 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齊制皇太  
 子妃厭翟卑如重翟飾而微減油絡畫安車公主王  
 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其貴人公主三夫人九嬪世  
 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因漢晉梁天監二  
 年令上臺六官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  
 幢通憶車榻幢溫憶為副綵女皇女諸王嗣子侯  
 夫人皆乘赤油榻幢車以溫憶為副侍女直乘溫憶  
 二乘北齊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車牛飾用金

及純銀後周制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翟輅翠輅  
 皆錫面朱總金鈎雕輅篆輅皆勒面刻漆韋為當顯總黑韋續總  
 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雕面刻漆韋為當顯總黑韋續總  
 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  
 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  
 五鞶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  
 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緇總夏篆夏纓墨車駘  
 車皆雕面鶯總二由力反孤內子自朱輅以下八  
 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大夫孺人  
 自玄輅而下五下媛婦下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  
 御姙士婦人自夏纓而下三其鞶纓就各以其等皆

簾第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玄君駕四三軻六轡  
 卿大夫士駕二二軻四轡隋制皇太子妃乘翟車以  
 赤為質駕三馬畫轅金飾犢車為副紫幟朱網絡良  
 姊以下並乘犢車青幟朱裏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  
 犢車紫幟朱網絡五品以上命婦並乘青幟與其夫  
 同大唐制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婕妤以  
 下乘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  
 二馬自餘一品乘白銅飾犢車青通幟朱裏油幢朱  
 絲絡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幢絡網四品青偏幔其  
 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行冊命  
 及一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五終

以下... 同... 下... 來... 安... 車...

禮二十六

禮二十六

輦輿 旌旗 鹵簿 屬車附

輦輿 魏 殷 周 秦 漢

後魏 大專

夏氏末代制輦 按輦人所輦也 傳玄殷曰胡奴車 周

曰輜車 輦也 不知何代去其輪 司馬法曰夏后氏

輦而 上台輦車 組輓有斐羽 蓋為輪 輪人輓之以行

蓋為翳 時秦為人君之乘 漢因之以雕玉為之 方徑

六尺 或使人輓之 或駕果下馬 魏晉小出則乘之 亦

乘輿 東晉過江 亡其制度 至大元中 謝安率意造焉



違舊章隋制其不施論通  
細飾以金而人荷

之又依染制副輦復制輿如替  
小宮苑私宴御之

小輿方形同帷帳自閣內升正殿御之  
入唐制輦有

七一日大鳳輦二日大芳輦三日仙遊輦四日小

輦五日芳亭輦六日大玉輦七日小玉輦平輦石三

一五色輦二日常平輦三日腰輦大駕鹵簿先五

以行

旌旗

殷

周

黃帝振兵教能言  
猛虎制法設五旄五麾

氏奚仲為車正建旗旂旐以別尊卑等級殷曰之月

而司  
堂九旗王定大堂  
其制  
長九仞

旂於綵首長十二  
每旂皆畫交龍十二其扛首仍

繆晉所  
於上者侯建旂升朝一象下復諸侯五等

若從王田獵同建皆九旂象大火九星考工記曰弧

旌在矢者孤以張鞞之弓衣曰鞞畫在矢旂仍各隨

命孤卿建旒  
通帛為旒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

數大夫士建物  
雜帛為物以素飾其側紅仍各隨命

師都建旗  
熊虎為旗六卿六  
大夫謂之師都人

敢犯也州里縣鄙遂之官正  
言之考州里建旗準

工記曰熊旗六存以象伐也  
虎宿也州里建旗準

為旗畫鳥準  
縣鄙建旒  
龜蛇為旒象其打難時害道

車載旒  
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所乘全羽為

禹貢徐州貢夏翟羽有虞氏  
游車載旌  
折羽為旌大麾以

田夏后氏  
大帛以即戎  
正色壽旌  
君射於國中以翻



羽標鳴胆  
龍旃因射於堯所用也畫  
秦水德旗旂皆

尚黑其制未詳漢制龍旂九旂七仞以象大火鳥

七旂五仞以象鶉火熊旗六旂五仞以象參伐龜

旂四旂四仞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

以下之所建也後周太常畫三辰日月星旂畫青龍

升龍諸旗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虎旒畫玄武皆

加雲氣其旌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以雲氣徽幟亦

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事號所書其旌節又畫

虎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之旌節又畫

以供郊祀蒼赤黃白玄等旗三辰之常畫續之旗六

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二辰之常二曰青龍旂三曰朱

鳥旗四曰黃麟旗五曰白虎旗六曰玄武旒皆左建

旗而右建楊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

軍將二曰旒以供帥師三曰旂音伐以供旅帥四曰旃

以供音伐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旗象輅建物

木輅音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

輅而下音伐諸侯之旗音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

諸男自象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

建旗旒夏象夏纓及音伐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

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旂皇帝曳

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軹士及軹凡注毛於杠首曰綏

析羽曰旌全羽曰旒音伐皇帝諸侯加以弧韜楊戟

音伐

方六尺而被之以散唯皇帝諸侯輅建焉與旗同

秦漢後魏隋後漢唐

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以給遊燕及

心惠之賜從車所載輜重財貨之車車多而戶作之功功有古良車功多散車功少鄭玄曰作之有功有

活沽金也則屬車之流及周之未諸侯有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者

相連屬也皆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阜蓋赤裏在後二行

朱輻輳戈矛弩箛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

豹尾以前為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乃得解罷所以懲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漢制乘

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也省中即今之仗內

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用之後漢明帝

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

陵光武大喪並因前代為大馬用八十一乘祀天南

郊則法駕用三十二乘河南鄭金吾維陽令奉引奉

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遊車

記形也史記曰武王克紂百天荷罕旗以先驅

張平子東京賦曰雲罕九旂薛綜曰罕旌旗名鳳凰

車翳戟車薛綜曰關之言垂皮軒車鸞旗車後有金

鉦車黃鉦車司馬法曰夏執玄鉦殷執白鉦周執黃鉦黃門鼓車黃門令

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

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

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仗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

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晉制大駕鹵

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屋令駕一中

道次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  
 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  
 引次洛陽令阜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  
 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  
 六人次河南主簿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部部從事居左副駕從事  
 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二戟吏六人次司隸主  
 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  
 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  
 四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  
 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馬

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  
 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居  
 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  
 倉丘等曹屬駕一列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  
 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  
 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  
 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  
 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  
 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  
 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  
 在左遊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

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  
 在右隊各五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  
 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  
 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  
 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  
 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  
 九尺楯弓矢弩並熊渠伏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  
 中道又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謂者僕射駕駟中道次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郎將騎中道次九旂車  
 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駕駟中道次關  
 戟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  
 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言  
 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  
 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九  
 尺楯弓弩矢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  
 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  
 高蓋中道左單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  
 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  
 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柶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

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  
 行刃楯一行細弩一行細跡禽一行槌斧一行刀楯  
 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  
 二行金根車建青旂旂十二左騎將軍右殿中將軍  
 持鑿腦斧次車車後依書主職步徒六行合左右三  
 十二行次出華蓋中道侍中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  
 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  
 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  
 中監騎右次五牛騎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  
 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  
 駕駟建旗十二旂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斜抱之  
 次闕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  
 十二旂熊渠督左依飛督右次御輅車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  
 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  
 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  
 右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  
 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  
 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  
 左右分駕次旒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

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  
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  
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阜鼓車駕牛二乘分左  
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  
大鴻臚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臚  
士簿左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  
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  
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  
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左右各  
鹵簿鼓吹如左軍前後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  
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騎將軍校尉

督騎吏四人乘馬來道都督兵曹夏口一人乘馬在中  
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  
功曹史主簿並騎並從繼扇幢麾各二騎鼓吹一部  
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立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  
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執靴一人並騎在前督  
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部部一隊隊各五十人絳  
袍將一人騎靴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  
後騎皆持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  
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  
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  
督將並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御制御衣御書御輅  
御藥等車駕牛陽燧

四望總造 東晉蜀車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青

交絡黃金塗五末輪較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

車又是輅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元與中屬車唯九

乘符堅敗又得偽車輦增為十一乘宋孝建中尚書

令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乘及二十六乘並不出

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

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末人物旗旒皆十二

為節今宜依禮十二乘為制後魏道武皇帝大興二

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

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

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自前駕

行前驅皮軒闐戟之裝嚴翠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

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祀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

六乘平城令代尹大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

巡狩小同則設之二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

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

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為方陣鹵簿列步騎內

外為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旗車各處其方諸

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

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

子車後魏制除伯男爵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降黑

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

幃朱絲絡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  
嬾多大駕減為二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可也大唐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  
於鹵簿之中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為其鹵簿  
制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七

禮二十七 嘉十二 歷代 沿革二十七

天子敬父

皇后敬父母

養老

天子拜敬保傅

太子及諸王 見師禮附

諸王公主敬姑叔

羣臣致敬太后父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

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 上踐跪見公卿儀百官上

表不稱 其名附

天子敬父

又當為辨答大制太宗

虞舜踐帝位乃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唯謹以子道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後加尊號為太上皇 具追尊祖



考○魏廢帝常道公璜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表賀

冬稱臣帝即燕王字之子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

今主宜依此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答夫係大宗者

降其私親况所係者重耶若使同之臣妾朕所未安

其皆依禮據典當務盡其儀有司議奏以為禮莫崇

於尊祖制莫重於王典陛下紹太宗之重崇三祖之

業伏惟燕王禮尊屬戚正位蕃服躬秉虔肅以先萬

國其於王典聞濟大順誠宜割以非常之制奉以不

臣之禮臣等評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

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議又云至於制書國

之舊典朝廷所以辨章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

詔燕王議又曰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文書有應稱

燕王者皆云上字其非宗廟助祭之事不得稱王名

奏事上書及吏人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羣

后云上尊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旨敬承之心○晉

何琦議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

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土而父以子尸天祿不敢子天

子以明王者之道而子雖以為天子必有尊也推斯

以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皇后敬父母

後漢

晉

曰天王曰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

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

座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  
 獨拜私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  
 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欲令完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  
 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  
 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  
 眾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  
 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  
 父母也天子尚不臣况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  
 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

王后盖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鄰國夫人其尊無以  
 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比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  
 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  
 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其不亭侯在  
 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  
 從子禮丞相徵事邢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  
 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婦  
 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繻來逆女  
 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  
 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  
 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

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為公私易節公庭則為臣在家則為父是違禮而無常也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武帝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乘輦羣臣皆拜安昌君安昌君楊至皇后父也平立壇下輦后乃拜安昌君及升壇后乃為安昌君設榻於其位至還后復拜○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從漢郡原議又按武帝楊后公庭

之內皇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子尊不加於父母焉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按先朝羊玄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道雖無記注今朝士備識而先習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玄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來尚矣中書監何克曰如禪所正可勅御史左將軍入在公庭則修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全子禮申攝內外奉行太后詔典禮未詳情所不安司徒蔡謨議父子者天倫之極尊也君臣者人爵之至敬也先

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為帝父為匹夫敬事之禮不異畎畝之中比先聖之遺範也鄭玄注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加其爵位尤所不敢況乃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何克入奏依鄭玄議君臣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錄尚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燕王魏廢帝父太后詔具所啓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比寔所悚懼不寧者也何克與使翼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諸侯雖后父乃晉臣也宜用朝議或謂諸生宜不拜耳乃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謂竇武雖受爵太后錄尚書事而漢無拜文為最故恐大義乖錯諸侯既不拜便是異姓太上皇也任此魏魏

亦庶姓不取安翼答曰中古以上未有母后臨朝文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僕所不然處也代主雖有幼蒙萬機寄於家宰無以坤德陵軋矣當今后德賢明諸侯謹正得令參貳阿衡遐邇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為準竇武無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理也鄭君之言迺合情禮今太后既臨天位諸侯便是人臣人臣而言不拜君位受官而不循天則竊所未安若欲遠准古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漢以前事不與今同漢加太上皇太上位未見崇戴即是子為天子父為上者耳乃見崇號位冠帝王為喻也今諸侯由來晉臣不可得准

虞氏深衣而養老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

顏達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

是引戶校年養庶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

人之老四代皆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

用燕禮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中其禮尚

矣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有善

則記之為博史博史史博厚者也夏氏燕衣而養老改虞制而尚黑

衣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東序東郊也亦

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殷人縞衣而養老殷尚白而

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禮食音嗣下同周

制玄衣而養老素裳養國老於東膠膠之為言糾也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

國或貴在郊周之學為有虞氏之庠兼用虞燕夏

饗殷食之禮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夏官羅

氏仲春羅春鳥春鳥鵲而始出者是

養老變舊為新宜以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

粥飲食行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達於諸侯天子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

人受受謂君不親饗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

當行復除也老人衆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

記曰古者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釋

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

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

警衆也早昧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衆至然後天

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節舉

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有司卒

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

事友命告祭畢天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

言始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釋奠之者以其有事也

上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能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天子以父天所因

以照明天下者三老如賓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其所遂發味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發味謂以樂咏之

入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

上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下管象舞大武象武周

樂也紂之有司告以樂闋闋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

更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卿遂之官

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於燕之末而命食三老五更天子祖而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

也冕而總干親在武位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

之言則問所愆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代長子

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更改己也故三老五更皆取

有道妻男女完具者為之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

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為叟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

更帥羣臣養于辟雍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

更三代所尊安車蒲輪送迎至於家天子獨拜先吉

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

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也盧植曰選三公

大夫中老者皆服都紵大袍单衣卓緣領袖中衣冠

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蒲輪  
 迎送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升自阼階三老  
 升自賓階至禋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  
 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  
 鯁在前祝饔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周  
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皆天子拜遭王莽亂法  
 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皆拜城門校  
 尉董鈞駁云養三老所以教事父母之道也若若拜  
 是使天下各子拜也譙周論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  
 親之故各子拜也異國君亦各士拜是皆不得視  
 猶子也虞喜曰漢儀  
即答拜中興謬從  
鈞議後已華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太尊著故  
 之甚得禮意  
 也和帝以魯丕為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為三老又以  
 李充為三老元初四年詔日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

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此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  
 糜粥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代循  
 依月令施政事靈帝  
 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  
 者不壹之鳥欲老人之  
 不壹  
也魏高貴卿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  
 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同為五更祥南面  
 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  
 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帝  
 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為三老前大鴻臚卿  
 游明根為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  
 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餽執爵而酌於五更  
 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

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  
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  
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  
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願陛下念  
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意  
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  
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  
同其例○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  
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  
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  
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

烏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单衣乘馬從以至皇帝  
釋劍執珽迎於門内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  
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各拜皇帝揖進三老  
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  
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  
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不拜五更乃  
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饈食親袒割牲執醬以  
饋執爵而酌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  
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  
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  
杖黃帽有勅則給不為常也○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



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  
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各拜設三老席  
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  
老升席南向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  
正焉皇帝升立於芥屐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  
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醕  
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  
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  
三老各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  
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  
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

矢國家廢興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  
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  
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  
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  
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  
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  
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大唐制仲秋去辰皇帝親養  
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  
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設三  
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  
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

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

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

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

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天子拜敬保傅

漢太子及諸王見師禮附

漢張禹嘗為成帝師帝尊寵之禹每疾輒以起居聞

謂其飲食寢

謂之增損也帝自臨問之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

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

掖太守蕭盛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

盛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帝臨候禹禹數視

之帝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晉成帝詔曰

曲陵公等言力前朝致勲皇家以德義優弘兼保傅

朕躬朕遭家不造奄在京收稟訓未究悟事窮髮其

一尊先帝尊崇師傅之教拜敬如舊以明崇德永奉

遺範尚書令下壺等奏曰臣歷觀記籍禮經無拜臣

之制雖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為軌或說師

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於先帝之拜司

徒導特以元皇帝與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

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順先典服膺禮中不宜降南

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

太后詔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務况童幼方賴師訓

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賢之禮壺又奏臣考先典之

極無過於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禮記稱王者入  
 學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母拜之豈可終  
 身行焉太后詔須帝成人更詳師傳之禮○大唐貞  
 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  
 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  
 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  
 迎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諸王公主敬姑叔大唐

大唐神龍元年制曰近代以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  
 曲致私情姑叔之尊理於子姪違法背禮情

自今以後宜從革弊宣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  
 及公主皆以親貴為天子之子見諸姑叔先拜若致  
 書則稱為啟事帝志欲敦序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羣臣致敬太后父晉

晉鄧監軍教出袁歷陽書參佐綱紀議為褚太后父  
 左將軍施敬不同司馬黃整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  
 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為兆庶父母尊莫大焉厚莫  
 重焉若以后尊宜敬于親於后父也便應有敬錯之  
 禮典先無茲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以主上富於春  
 秋耳故是本尊之尊無復異也且諸侯為國藩翰北  
 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為太上邪尋名定議謂不應施

敬也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

晉書上表不稱其名附 臣上踐跡見公卿儀百

晉制皇帝會公卿坐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為羣臣

不應起禮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侍坐於所尊

見同等不起皆以為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

衛綰不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

於羣臣羣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休同等不起之禮明

帝太寧三年詔曰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

朝臣咸拜此甚無謂今太子衍幼冲之年使臣先達

將今所習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今內外通

議尚書令卜壺議以為春秋王太子不會盟禮同於

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

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

天地正位諸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

漢魏闔朝同拜從之徐趙云東宮臣上表天朝既用

人有作符完宮屬者云東宮臣上疏於太子用白紙

太子答之用黃紙朝上率常牋上下死罪太子答之

姓名亦有惶恐此 ○太唐武太后長安二年左庶子

王方慶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言及上表未

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

斥謹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

中朝名士必詳典故朝官尚禮如此官臣諱則不疑

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議迴避甚難孝  
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  
子改崇賢館為典文館皆避名諱此即成例足為軌  
模於是一切改之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七終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君薨後嗣  
子生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  
姑附  
事先生長者雜儀  
居官歸養父母  
僑居人桑梓敬  
夫人不答妾拜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二嫡妻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二人各是內外兄弟相稱議  
從舅是族外第相稱議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八

禮二十八嘉十三  
沿革二十八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君薨後嗣  
子生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  
姑附

事先生長者雜儀  
居官歸養父母

僑居人桑梓敬  
夫人不答妾拜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二嫡妻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二人各是內外兄弟相稱議

從舅是族外第相稱議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君薨後嗣

周制妻將生子及月辰則居側室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夫使

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

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作有子生男子設弧

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三

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國君世子生

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其接讀為捷勝也謂食三日

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

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即本卜吉者桑

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保士也保母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禮

為禮字之誤也禮以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食子不使若妾嫡妾有敵義不相襲以勞凡接子擇

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冢子則太牢冢子過於下也

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皆謂其

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

人特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別掃一處以居擇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

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此室此人君養子之

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他

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

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鬢

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鬢所遺髮也夾內是日也

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

貴人大夫以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太牢

上由自也 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男女謂所主于之父母也 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

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楹立東西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

下見子就側室見妾 姆先相曰毋其敢用時日祇見

孺子某妻姓若言某氏也祇敬也 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

孩而名之欽敬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以事也 妻對曰記有

成遂左還授師記循識也識夫之言也 子師通告諸婦

諸毋名後告諸毋若名成於尊 妻遂適寢復夫之 夫告宰各宰

通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月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也春秋書

桓六年九月 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

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藏諸州府為族

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也

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

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向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

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 凡名子不以日

月不以國易終使不以隱疾 謂衣中之疾 大夫士之子

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 公庶子生有賜

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有賜於君有恩賜也魯桓公

于紳孺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凡父在

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

在則無辭有嫡子者無嫡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

也有嫡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 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傳御之中喪 士之妻自養

其子賤不敢使人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

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

政也太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無

哭將有事宜清淨也禱冕者接神則祭服諸侯之卿大夫所服也禱冕絺冕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其大

祝禱冕則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意欲警神之大夫也

氏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于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

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

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三日衆主人

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曰也初告生時太宰太宗太祝

皆禱冕少師牽子以縗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

者止宰宗人詔也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

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

拜子者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踊凡

三跳為一節三節為一踊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

亦踊三者三襲縗杖踊襲縗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太宰命祝

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負名之於喪禮畧如已葬而世子

生太宰太宗從太祀而告于禰告三月乃名于禰以

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婦事舅姑附

周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

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

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



正履飾為居處故事王季復膳安也然後亦復初夏

食上必也視寒煖之節在察食下問所膳問所若內

豎言疾則親齋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是饌必敬視疾

之金齊和樂必親嘗試毒也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

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笏成皆也總束髮也

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髮

其制未聞綏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

也插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

燧紛悅也小觶觶小結者銳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

可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帶時制大觶木燧捍謂拾也

鑽鑽火也玦音決捍音必領反燧侶音逼履著綦綦屨繫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

笄今之簪也衣紳衣而著紳也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

線續施繫大觶木燧觶小囊也繫言施給纓綦

履給猶結也婦人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及所下

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疴養而敬抑搔之怡悅也疴疥疥

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時後之隨進盥少

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問

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於運之温藉也承尊男女

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給纓皆佩

容臭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味爽而朝後成

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

也孺子早寢晏起惟所欲食無時又後未成人者父

毋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履祇敬之勿

敢近父歿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餒如初謂長子也

待母食也待食者不餒其婦猶皆餒也旨甘柔滑孺子餒之在父母舅

姑之所不敢噦噫噎音咳欠伸跛倚睇傾視不敢唾

涕寒不敢襲養不敢搔謂重衣男不言內女不言外事

業之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遠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

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停地也男子入內

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為叱女子出門

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障也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地尊右道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

去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子婦未孝未

敬勿容疾怨庸之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明也猶為之隱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

寧孰諫子從父之令不可為孝也周禮二十五家為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父母怒不悅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

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通舅

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

姑婦雖受傳措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侍舅婦

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事行不敢子婦無私貨無私畜

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

衣服布帛佩悅菑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

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

受賜藏以待乏待舅姑之乏也不婦若有親私兄弟

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凡為人子之禮

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定安其林禱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出必告

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一區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所習

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恒言不殆殆老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

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心八同官者也不敢當其尊處

謂棖闈之中央內則曰中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告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將有不登高不臨深不殆些不苟笑為其近危辱也

毀訾不欲見笑不服闈不登於懼辱親也服事闈宜之樂然後笑

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親老出不易方

後不過時其不可以憂父母也復反也不有私財為人

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為其有喪象也深衣孤子

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

孤也當室嫡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翔不

為言不惰私事琴瑟不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

食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變

則見疾止復故順常也故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

稱其慈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此孝

則見疾止復故

子之行也

事先生長者雜儀

周制曲禮曰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從於先生不

越路而與人言尊下二也先生遇先生於道趨而進

正立拱手為有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

退為其不欲與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從長者而上丘陵

則必向長者所視為遠視無踐履無踏席樞衣趨

隅必慎唯諾趨隅必出下也慎諾坐必安執爾

顏執也長者不及無僂言非僂也正爾容聽必恭

既說先生之言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亂尊者

之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樞衣前

不叱狗嫌若調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祝日

早暮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厭倦君子問史端則

起而對離席對敬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

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所白也言欲須少空間離坐

離立無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侍食於長者無流

歆犬歆嫌無咤食嫌無齧骨為有聲無反魚肉為已

人所無投與狗骨為其賤無刺齒為其弄賜果於

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長者賜少者賤者

不敢辭不敢抗禮也少

不敢辭賤者童僕之屬

不嫌 居官歸養父母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庾純自劾奏與司空賈克共  
爭酒醉克遂訶臣卿父在老不歸供養為無天地臣  
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按禮八月制誠以衰  
老之年變難無常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自歸求  
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父廢定省克位為三公論道興  
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臣不服黷慢台司違  
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自劾請臺免官廷尉理罪大  
鴻臚削爵土謹遣丞臣韓微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  
內侯印綬伏請罪誅河南尹功曹吏龐禮言臣謹按  
三王養老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使

夫人一無厭之養之道為臣一虧在公之節也臣聞  
先生制禮垂訓將來使能為俯就不能企及姬公留  
周伯禽之魯孝子不置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  
制十月制欲以駁奪是為公朝立法還自越之司  
徒右西曹掾劉斌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一兄  
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九十乃悉歸純父未九十  
不為犯令詔純免官而已克復位孫盛晉陽春秋論  
云若乃冢宰大臣  
不以家事辭工事抑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盡階姑  
之恩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總見裁抑者孝子之心  
何得忍而不言純  
未嘗告誡非也

僑居人桑梓敬

晉盛彥通桑梓敬議曰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

則不為所居之國修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為盡禮  
愚懷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  
胃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  
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  
理也則居有常邑仕有定邦爰暨六國至於末代全  
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畔爵士不得  
食其祿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為離舊適新  
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  
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  
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  
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

晉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于弗父何並服事宋仕  
有代祿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為魯人矣而春秋之  
作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惡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  
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  
居之數代公實編戶而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為借壤  
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密雅步不為有降一身居之尚  
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  
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  
以繫我條乘人之貨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  
待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祀考之所階山陵則神  
靈之所憑昔人思召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况父母

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佳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  
今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為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  
業墳柩之故營曩代祭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毀禮  
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  
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  
禩之隳館何若近祖之見廬迭毀之墳柩何若祭祀  
之封隧曩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業之園苑  
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  
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為斷舊壤不復相山人無二  
主官無兩統愚謂宜為所宜之主以崇公敬為先人  
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

夫人之祭者

議曰漢

禮以為

祭者

如而祭者若則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義

也名位不同本無酬答禮無不答義不謂此

也名位不同本無酬答禮無不答義不謂此

禮記

禮記

大周禮下一年正月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顯慶二年八月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疑寂

彼我俱忘豈自尊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  
 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  
 異轍同歸棄禮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去離俗  
 先自貴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  
 自余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敦彝典自今以後  
 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上元元年八月詔公  
 私齋會及叅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  
 更為先後武太后天授二年四月勅釋教宜在道教  
 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景雲二年四月詔自今以後  
 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開元二年閏二月勅  
 女聞道士女冠僧尼等有不拜父母之禮深用軫思

茫然罔識其為子而亡其生傲親而徇於未是背禮  
 而強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於教而不廢於禮  
 合於禮則不違於親二親之與二教復何異焉自今以後  
 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乃尊  
 屬禮數一准常儀上元二年九月勅自今以後僧尼  
 等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大曆八年十二月制元  
 日冬至朝賀其僧尼道士女道士並不陪位初武德七年七  
 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  
 僕卿張道原稱奕所奏合宜書右僕射蕭瑀與之  
 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終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真嚴  
 刑奔禮本聖親也終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真嚴  
 父母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繼而背所親請非出  
 空桑以遵無父之教瑀下詔罷之乃合掌云地獄所設  
 正為是人其後上臨御時是胡中佛道玄妙聖亦可師  
 鄉獨不悟何也





原件短缺

13-14頁

尚其道皆無邪僻小人樓寫在老玄言文飾妖幻之  
教耳於百無補於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  
以沙門高行觀之建教廢京師留守寺三所觀三  
善年信舊心觀人欲令我每長孫無忌曰在外百  
入似信我本拜觀此乃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  
日佛法本貴清淨以過淨競昔釋道安如此名魏  
宋固與之同與異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  
文帝引之升大德是之曰三台之位豈可快  
亦人居之今人欲崇信佛  
道亦不源道人也

被佔去舊禮故更議

漢孔融上三府書曰夫事之於世所辭州郡  
所辟其不謂之禮也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國祿女在禮則禮存禮存則國存禮亡則國亡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祿女在禮則禮存禮存則國存禮亡則國亡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或問馮懷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姨也丁之母丙之族  
姑也丙年長於丁若從父族爲親則丙以丁爲族外  
弟而丁以丙爲從甥若從母族則丙以丁爲從舅而  
丁以丙爲族內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以父族  
稱丁丁以母族稱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荅曰聞  
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爲母夫屬  
於子道其妻爲婦今則舅是母班而兄弟是已列故  
不敢以已之列廢母之班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



氏既產澄馥二男其後子輝在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為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怕訶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為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僑妾張始生子纂于時羣尚平存不以為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唯以續僑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蒸嘗于智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

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為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脩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僑既有纂其率不得父安為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為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僑時寢疾曰吾母元平生之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己子非所謂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箠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螺贏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

而世之不深按禮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  
 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時之稱明死乃至喪生不  
 先去聲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妾一不  
 解也今談者以僑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  
 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僑上非  
 大宗率不為父後何係於有纂與無纂乎此妾二不  
 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  
 列親踈故係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  
 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  
 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  
 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

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鷄生卵烏鷄伏  
 之但知為烏鷄之子不知為黃鷄之兒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  
 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  
 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  
 為後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  
 至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  
 人既已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為之後  
 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狗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於  
 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  
 當以為譏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

養其恩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  
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顧我蓄我出入復我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凡此所嘆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為  
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  
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  
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  
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  
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  
夫妻判合也夫唯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已子  
故以相守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踈長養之

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  
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  
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  
不分惟君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  
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  
言本義則僑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  
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元瑾子喬為  
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為嫡故改字伯松  
不以有瞻而遣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已子也陳壽  
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  
舉還嗣瑾祀明恪不絕嗣則舉不得還亮近代之純

賢瑾正達之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氏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言為已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螺贏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為已子與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况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子繫之於祖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

疑獄曰甲無子拾道傍棄兒

之以為

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感

當何言

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

與易之詩云螟蛉

子螺贏負之春秋之義

隱甲宜匿乙詔不

坐夫異姓不相後禮之

以仲舒之博學豈闇

義哉蓋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

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乙丙乙後長

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

二卜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

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

不應坐夫拾兒既傍斷以父乙之律加杖所生附於

不坐之條其為予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  
義唯亂稱為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  
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  
鄉邑錄淑所養子選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為嫌  
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  
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  
譏逸數陳言公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為  
矣此妾九疑也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為本父也  
一也女子適人降其  
也為父後者為出  
三也諸侯之庶子下  
六母四也庶子為王  
服其母五也凡此  
人情禮稱以義斷恩

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未能錯綜  
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哀以諸侯嗣天子各  
還尊其私親以為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  
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  
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  
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  
不受不慈之責存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  
之哀賓客不修吊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  
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  
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  
功比妾十疑也勅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



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爲喬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爲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爲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如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後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闈人非親者皆別爲戶按喬自有子纂率應別爲戶尚書張闈議賀喬妻于氏表與屋妻陶辭所稱不同陶

辭喬妻于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爲喬嗣一年喬妾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喬已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爲人後者不同故言空質猶取從子紘爲子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率今欲喬即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爲己子非謂爲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爲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爲後見於何經名不虛立當有所附於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爲後于又云爲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爲之嗣非謂如率爲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譏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其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

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爲喻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謨議按于所陳雖煩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臣按尚書閩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重一代之式愚以爲宜如閩議

異姓爲後議

後漢

魏

賈逵爲人對立六奏十

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

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總麻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

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  
 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不博士田瓊議  
 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  
 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  
 人收以養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姓無常也  
 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為後  
 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  
 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  
 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父  
 母於門外不知左  
 右邊特為立  
 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  
 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故

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  
 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  
 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  
 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  
 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  
 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  
 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謂子竭其  
 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  
 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  
 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罪  
 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

本劉氏養於陳氏 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

肅荅曰昔陳司徒 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

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

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

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

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

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克李郭二夫人有男皆夭

克無嗣及克薨郭表克遺意以外孫韓謚為克子詔

曰太宰尊歟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為比○宋庾蔚之

曰四孤之父母是事疏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

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

不存邪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

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為後

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

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

有後而本絕嗣者便當應還其本宗其宗祀服所養

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

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

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之是也

大司馬典第... 禮三十... 讀時令... 策拜皇太子... 讀時令... 後漢... 魏... 東晉... 北齊... 大唐...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

禮三十嘉十五  
華三十

讀時令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  
常朝日附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  
稱臣附

讀時令

後漢

魏

東晉  
北齊  
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  
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  
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按上  
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明帝景初元  
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  
闕太史令高堂崇以為黃屬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

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不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代斯不讓大暑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華佗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佗議詔可六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祗迓天和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嘆○北齊制立春日皇帝

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烏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卮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至立夏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曆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問人譖奏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朔之禮畢合于周禮玉藻之文

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奏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辭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玄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

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又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世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臣傳考載籍既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

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政時也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日廢其禮乎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朔王居門終月王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

布政事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王藻之文也又按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之例以始祖而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廢此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次於事則闕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但摭前儒因循故事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



文貞觀顯慶及祠令不言告朝者蓋謂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朝恐不可廢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常縉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按令常縉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軋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卿宣政殿命正員并升餘並具開元禮○議曰讀時令非古制也或與坐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朝於邦國王藻復云聽朝於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閭仁諍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朝禮畢合於玉藻之文王方慶雖有所駭大旨與仁諍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歲令何以謂之時耶其夏秋冬又何為不讀斯則辟閭輩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漢 後漢 魏 北齊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云趨殿下郎中夾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傳

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

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

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首也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恐肅敬高帝初百度

法羣臣飲爭功醉或叫呼起擊柱帝患之叔孫

通說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以守成臣願採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帝左右為綿叢參用先

代之儀然往改異於野外習者於是高帝曰吾今日

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誼譚失禮之月餘帝令試之曰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徐

廣曰叢音子外反以荻剪樹地為纂立標準為習肆

處也置設綿也春秋傳曰以置至武帝雖用夏正然

茅絕音子悅反肆音以致反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

刻鍾鳴受賀及贊公壁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

四百石以下百官賀二月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俱依其制

正朝大會諸侯執玉上薦以鹿皮公卿以下執如古

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二千石以上殿稱萬歲

帶正以象德璧以稱事獨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曰太常贊曰皇帝

謂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

官受賜宴饗大作樂日虎通曰有喪不朝吉凶不相

失容並廢朝服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

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又朝賀及贊獻帝起居注舊典

執始令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

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

享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

吏皆上觀計吏中庭北諸劉太官賜酒食西立東西面位

既定上人執法陛下中貴羽林張弓挾矢陸賁將左右戎

頭啓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

北五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合利獸從

四方來戲於庭極畢入殿前激水化此目魚跳

庭炫耀又作霧障日畢化爲龍長丈出水遊於

行于繩上相逢切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計中鍾

磬娼樂畢作魚龍畫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

以次拜徹行出卑心在前尊官在後其德陽殿周旋

容萬餘人陛高一丈皆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陛金

鏤刻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

小元日於城南立瓊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食後還

洛陽依漢舊事其藻畫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

特恩不得爲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

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

宿設廂樂於殿前夜未盡十刻羣臣集庭

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閣

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贊郎下至

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次其階衛者如臨軒儀漏

盡五刻謁者笑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  
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  
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  
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  
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  
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壁御座前復再拜成

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  
理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  
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  
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  
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  
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跪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  
帛御座前後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  
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  
詔以贊  
壁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  
令  
以牛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  
諸蠻夷客以次入皆再拜訖

坐御

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

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  
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  
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  
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箱樂  
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逐本位避  
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  
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  
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  
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  
臣皆起太官令持羨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

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  
 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按遍食畢太樂令跪  
 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妓  
 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  
 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  
 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  
 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  
 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始○東晉江左多虞不  
 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  
 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  
 二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樽以名馬按禮記知悼子

卒未非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黃自外來聞  
 鐘聲入寢歷階而升酌白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  
 酌也黃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  
 何也黃曰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  
 也師也黃曰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  
 也君之襄臣也詔是以飲飲之公曰爾飲曠何也黃曰  
 防爾飲何也黃曰寡人亦有過矣酌而飲寡人杜黃  
 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戒今  
 ○宋因晉制無所改異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  
 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  
 設文物克庭臺明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  
 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從其班而拜侍  
 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  
 皇帝服袞冕乘輿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

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於御座前施  
奉珪籍王公以下至胙皆脫舄劍升殿南奉贊珪

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徙珪璧於東  
帝御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

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  
畢樂妓奏太官進酒主書付黃甘棗二品

書騎騎引計吏郡一人皆跪又詔侍中  
計吏更立心諾訖以便定百聽詔白獸罽

坐樂行與會則劍履升座命訖先興天  
以承元日朝次命羣臣則移就

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謙萬國唯應南面同  
更品坐西邊東向書以下在南方坐者

西元日御座南向御座  
詔壺於兩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贊珪璧

付周捨按禮冢宰大朝觀贊玉幣尚書  
分干頃王者不執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

百主客曹郎既冢宰職今元日五等莫玉既竟  
主客郎受鄭玄注觀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

漢時少府職堂以壁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  
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

之

殿前納馬升階尋路以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  
 敬宮室按庭氏則以卑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  
 事御宜乘小輿至大極階乘板輿升殿制可  
 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  
 監之設漢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  
 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踈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  
 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樽自餘亦  
 多依梁禮云○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  
 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  
 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  
 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勲品以

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吏詔廣長尺三寸廣

寫詔書會日侍中慰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否  
 及敕價麥苗善惡人問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  
 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板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  
 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日廣一尺三寸寫  
 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日廣一尺三寸寫  
 則不置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日廣一尺三寸寫  
 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政以所終四日廣一尺三寸寫  
 奉客以求小名逐未捨本政之疾宜謹察之五日廣一尺三寸寫  
 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諸郡國上訖罷所○隋制  
 宜糾劾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國上訖罷所○隋制

正朝及冬至文物克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

鹵薄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

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

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奉諸州表羣

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

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太子與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劍以升會訖先興○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圓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新格將畢其日視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勅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天寶二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勅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

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為恒式又至六載十二月勅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使下後一持同進永泰二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後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勅宜以冬至日受朝賀初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羣臣命婦朝皇后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至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儀使工部持即于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夫朝人主婦朝女君自來徽五年以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其



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為失禮  
 有語乃停求泰二年勅于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  
 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于宣政殿上兼設  
 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  
 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娼優進御  
 之所今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伎從東入散樂一色  
 請停省若於二殿別設自可備其尋常朝參准貞觀  
 極恩私從之改向麟德殿也

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

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

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初登大

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恒坐求

徽元年十月五日勅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

至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

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為恒式准

元日令中書令讀諸方表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

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陞殿食貞元七年

四月勅昔者賢聖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為父子

相見之儀公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

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為禮威覲之儀既行父子

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為初

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

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參在京者並聽就列宜

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仍編禮式以著恒規其正

至儀具開元禮曰武太后聖曆初鳳閣侍郎王方慶奏

仍終喪不得宴會比來百官不尊禮法有哀慘陪朝  
 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請禁

斷從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稱臣附後漢東晉北齊大唐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裁其乃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

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華虞以為孝經資子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三公以下見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傳羊祜賤慶太子稱臣頭此則拜之謚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卜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北齊丹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置于使者

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  
就冊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  
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  
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  
輜車奏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  
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賤賀  
○大唐臨軒冊命皇太子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終

